

# 陰天的太陽——晚近的青年

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會議今年以青少年節目方向為題<sup>1</sup>，我受邀發言，深感惶恐；但自己對於節目製作是外行，只能就自己讀書所得，及近年與青少年的接觸，提出幾點對青少年文化的觀察，供實際製作構思的人員參考。



青少年是一種變動中的動物。他們的好惡愛恨往往輕易被激發，但卻又不是難以扭轉。表達方式、立場及態度，往往馬上影響他們對於訊息的接收，甚至會導致適得其反。然而我們作為成年人，應該可以更客觀和沉潛地，延遲自己的判斷，首先理解他們，再針對他們的傾向而作出導引和啟發。以下拋磚引玉。

## 不想長大

回想起來，我自己成長的時候，是相當期望長大、得到與成年人相同的待遇的。11歲之後我已經不想去兒童圖書館，亦看厭了兒童節目，大膽跑到成人圖書館去，煲古裝劇，最喜歡去的商場是西港城。比我更老一輩的人，則更早地開始了他們文藝青年的生命，更何況車衣養家的工廠妹一代。以前，兒童和成人的界線是模糊的，兒童被理解為「小大人」，成年人喜歡觀察並且指出兒童早熟的部分。而這種無視界限的衝勁，反過來成就了上幾代兒童的夢想能量，以及集體氣質中的自信。

反過來說，千禧年後的兒童，以至於青少年，他們的集體情緒是不想長大。他們成長於兒童與成人界線分明的年代，但這些界線卻沒有建起保護牆，抵擋「長大」的憂慮。當代兒童的成長充滿額外的補習與興趣班、競爭和汰選，空閒時間被分割填充，甚至有比成人更深重的憂煩。許多中學生，甚至大專院校的學生，「成年」對他們而言不意味著對自由的期許，而是更多他們無法掌握的負擔。我遇見的青少年中，大部分都流露出「不想長大」的情緒。這種情緒也流露在他們喜歡的商品和流行文化中。

## 認渣、認衰、認廢

我生於七十年代末，同齡的朋友都有一種深植於心底的欠缺自信，不喜歡大膽說出自己的意見，經常感到自己有缺陷而會被遺棄，不想站於舞台中心，隱藏自己的能力和成就，甚至在情感關係上亦多因此而生波折。但在晚近的青年群中，這種欠缺自信的心態變得更為浮面。我發現，「認渣、認衰、認廢」，已經成為他們的語言風格。

比如在網上遊戲世界中，我曾見過多次這樣的閒聊：他們不是互相比拼能力誰高，而是信口地搶著聲稱「我最廢」，整場閒聊會變成「鬥廢」的過程。而有趣的是，他們的能力其實很高，他們自稱「廢」的描述其實並非事實，甚至未必是他們心中真正的想法。也許有人會覺得這不是一種健康的現象；但青少年這樣自稱，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說比較安全、甚至比較坦白和討好。我在此觀察到的，並非真是青少年能力上的「廢」，而是此族群的某種心態和語言習慣。

## 自戀世代

公平點說，「自戀」是當代跨國度、跨年齡的現象，整個商品文化都是鼓吹一種自我中心和自我感覺良好的表達形式，並非只得青少年自戀。不過青少年在成長期，比較敏感和尖銳，又未受太多社會規訓，其自戀性質更易浮面。

「自戀」的意思，就其神話本義，是美少年納西緒斯（Narcissus）在湖邊看到自己美麗的倒影而戀上，徘徊不肯去，絕食至死，被神祇化為水仙花。自戀的通俗意義就是想看到自己的身影，顧影自憐，自我陶醉。不過臨床心理學認為，自戀並非是自我捍衛的self-defensive這麼簡單，更確切地說，自戀是無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限，它經常表現為脆弱（卻又難以動搖）。

當代青少年確實比較渴望看到自己的身影。自拍、喃喃自語的部落格和碎碎唸等文化

1.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2010年度會議於10月30日舉行，主題為「尋找八九點的太陽——青少年及兒童節目路向」。

# 文化觀察

形式，強化他們這種傾向。在資訊爆炸的自戀世代中，「新知」未必能引起他們的注意，熟悉及與自己相關的事物，才能引他們一看。英國社會學家施耐特（Sennett）認為這種文化與大都會的共融性相反，並會引致公共領域（public sphere）的衰落。他們經常縮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卻因為無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限，所以人際相處並不順利、諸多磨擦。他們覺得自己很怪，但卻不見得能夠接受與自己不同的怪異。我竊自認為，香港近年整體社會的保守化和村落化，對於他者（other）或陌生事物的不接受，也是一種自戀的病癥。就文化藝術來說，自戀可以激發表達和創作，但是近年青少年的確少談「能否與他人共同生存」，而更關心「我能否保護自己的特性而生存」——這與社會整體傾向是一致的。不過，又反過來說，這種著力保護自己天性的傾向，又有助催長新生活方式如慢活、樂活、社區文化、自主農業等。

## 不相信遙遠的權威

青少年與權威的關係一向很弔詭，他們反叛權威，也容易崇拜偶像。不過與五四式質疑權威的一代不同，活在商品包裝文化公關世代的年輕人，因為對於過多的「代言人」文化存在反彈，也因為八卦周刊和網絡文化的「潑糞」文化，他們更不相信遙遠的權威，會認為一切都是遠觀的美好、近看皆不然。他們更傾向相信認識的、親近的人的推薦，將自己對對方人格的體認、情感的認同，投射到對方的話語內容上。他們也喜歡一種「非正式」、似是而非的話語，正正經經四平八穩的推薦，其受信任的程度已日漸減低。

## 以諧擬為創意

我經常教青少年寫作，以前我們會很有意識犯禁和挑戰既有規範，不過現在的學生，普遍對於「犯禁」這概念本身，並不感到刺激。相反，他們喜歡挪用既有框架，以模仿的形式創作，卻會呈現出某種與規範相衝突的創意。舉例來說，我們以前要明白韓少功的《馬橋詞

典》如何挑戰了詞典的普世性、客觀性和真實性，才懂得欣賞這本詞典小說；現在的青少年對於各種概念和規則不甚了了，但叫他們依照詞典的形式去自造新詞，他們卻做得津津有味，而且非常活潑。這可能是後現代的諧擬（parody）風氣所致，惡搞、調侃大行其道。青少年需要一個既定框架去讓他開始創作，他們也喜歡一些模擬他們熟悉的形式惡搞物，比如惡搞的模擬試題、扮成新聞報導的虛構作品。知名博客小奧（他本身以前曾是香港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）說過一句話：「以前的人抄襲是為了創作，現在的人創作是為了抄襲。」我覺得切中了時代感性的核心。

## 小結

需要補充的是，以上幾點雖是本人的誠實觀察，但並不代表本人認為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傳媒機構，就必須像商營電台那樣致力討好受眾、拋棄一切原則與標準。但是，對青少年的引導，可以用青少年受落的形式，去承載規勸他們的內容。極端例子是近期大熱的日本電影《告白》，完全用青年人習慣的影像形式去表達仇視青年人的成年人訊息，而青年人極之受落。因此，找出日漸隱蔽的青少年族群，以他們理解的方式去接觸、引導他們，是公營傳媒應有之責。



以上所說有點負面陰暗（筆者承認對此抱有同情），未必合乎某些人對青少年的感覺和印象。近年來，感覺到香港世代之間的嫌隙甚深，許多成見是因為時代感性差異、表達方式差異所造成。如果香港電台能以客觀、開放、持平的角度去建構平台，讓不同世代的文化得以交流，互相學習（其實成年人也應該有向青少年學習的胸襟呢），當是社會之福，也可融聚分裂的社會，向前邁進。

鄧小樺  
文化工作者